

七 幕 话 剧

阿Q正传



4.7

鲁 迅 原 著
陈 白 尘 编 剧

责任编辑：陈革彦

阿 Q 正 传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八条 52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外文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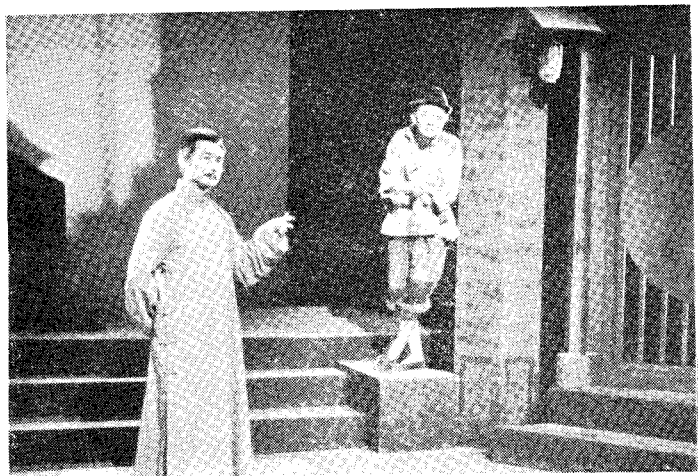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 70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$3\frac{3}{4}$ 插页 2

1981 年 8 月第 1 版

198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：8069·157

定价：0.33 元



序 幕 鲁迅（韩振华饰）：“我要给阿 Q 做篇传记……”。后立者为阿 Q（张辉饰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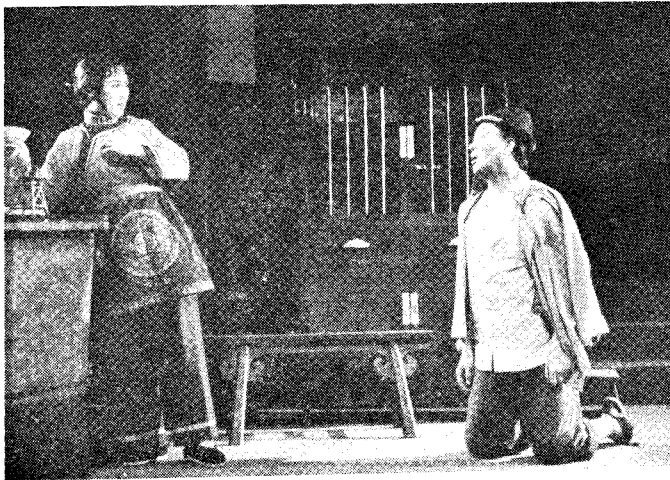
序 幕 赵太爷（张弘饰）问阿 Q：“你配姓赵？你敢姓赵？”





第一幕 阿Q扭住小尼姑（金遵瑾饰）的面颊说：“和尚动得，我动不得？”

第二幕 阿Q突然向吴妈（陈琳饰）跪下说：“吴妈，我和你困觉！……”





第四幕 邹七嫂（王琪饰）、掌柜的（王兴福饰）对阿Q说：“Q老爷，未庄女人全抓来了，请挑选！”

第五幕 假洋鬼子钱大少爷（左二，萧仁饰）：“革命？你不配！”赵秀才（左一，马晓伟饰）：“忘八蛋，快滚！”





第六幕 阿Q在大堂上画圆圈，但没画圆。

第七幕 阿Q被绑赴刑场时，忽然“无师自通”地叫喊一声：“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……”



江苏省话剧团演出

丁宇光 孙宏华 摄影

人 物 表

阿 Q——三十来岁,被呼为阿 Quei(“桂”或“贵”)。

小 D——二十来岁,被呼为小 Don(“同”)。

看土谷祠的老头子——五六十岁。

掌柜的——咸亨酒店老板,三四十岁。

航船七斤——咸亨酒店顾客,船工,四十来岁。

红鼻子老拱——酒客,流浪汉,四十余岁。

蓝皮阿五——酒客,流浪汉,四十余岁。

王 胡——酒客,流浪汉,四十余岁。

赵太爷——未庄的地主,五十来岁。

赵太太——赵太爷妻,五十岁。

赵秀才——赵太爷儿子,二十多岁。

秀才娘子——赵秀才妻,年相若。

赵司晨——赵太爷穷本家,四十开外。

赵白眼——赵太爷穷本家,四十开外。

吴 妈——寡妇,赵府女佣,年三十。

邹七嫂——赵府邻居,四十来岁。

地 保——赵府走狗,四十岁。

报 子——三十来岁。

钱大少爷——即“假洋鬼子”，财主儿子，年不满三十。

白举人——绅士，五十余岁。

县 官——六十岁。

把 总——四十多岁。

师 爷——五十来岁。

老尼姑——五十岁，静修庵住持。

小尼姑——老尼姑徒弟，十七八岁。

红眼睛阿义——监狱看守，四十岁。

笼 头——县监狱三号囚房的囚犯头，四十岁。

中年犯——戴脚镣，三十多岁。

农 民——在押犯，五六十岁。

未庄闲人、妇女、贺客、警察、士兵、团丁、侦探、衙役、囚徒、
儿童、戴白盔白甲的兵将及看客各若干人。

序 幕

时 间：清光绪末年，秋，晨。

地 点：未庄；土谷祠门前——咸亨酒店——赵府门口。

〔未庄尽头，土谷祠门前。阿Q从大门里出来，他头戴黑毡帽，身穿破旧短夹袄，懒洋洋地含着短旱烟杆，向街上走去。他有着农民的质朴和愚昧，也很沾些游手之徒的狡猾。在他身后，看土谷祠的老头子伸头出门。〕

老头子 阿Quei，晚上早点回来！没人给你守门！

阿 Q 喂！

〔阿Q在街上走走停停，欣欣然向咸亨酒店走去。〕

〔原著者的解说词：“我要给阿Q做篇传记，已经不止一两年了。但一下笔，便感到万分困难。按照传记的通例，一开头总得先说他姓甚名谁，表字某某，某处人氏，而我几乎全不知道。比如说，阿Q住在未庄土谷祠里，但他是哪省哪县人呢，我不知道。再说他叫阿Q，到底是桂花的‘桂’呢？还是富贵的‘贵’呢？也不清楚。我只好用英文拼音的办法写成q-u-e-i，并按英国习惯，用第一个字母

Q字，缩写成阿Q了。至于他姓什么呢？有一回，似乎是姓赵了……”

〔舞台上现出了咸亨酒店。红鼻子老拱、蓝皮阿五和一两个酒客站在曲尺形柜台外边喝酒。阿Q走进酒店，掌柜的迎上来。

阿 Q （摊出几个制钱在柜台上）烫碗酒，掌柜的！

〔酒店背后河里淌来一只航船。航船七斤跳下船，走向酒店，也掏钱买酒。

老 拱 七斤回来啦？城里有什么新闻？

七 斤 有呀！老拱哥，你想听什么？

〔锣声当当，由远而近。

掌柜的 （推推蓝皮阿五）阿五，看看，什么事？

七 斤 （胸有成竹）这就是新闻，考秀才的，今儿发榜了！

〔锣声更近。

老 拱 那，谁中秀才啦？（向外张望）

〔地保在前敲锣，报子手捧喜报随后，飞步从酒店门前跑过。有些孩子和大人后边追赶呼号。

报 子 （已跑过店门，喊着）捷报！赵府赵大老爷高中啦！……

掌柜的 （欢呼）哦！赵太爷的儿子中啦！

七 斤 （点头）你们未庄上除了赵家还有谁？

阿 Q （放下酒碗，不禁狂喜）对！除我们赵家还有谁？
（拔腿就跑，向报子去路追去）

老 拱 什么？他阿Q也姓赵？

阿 五 （兴奋地）管他的！（拖红鼻子老拱）走，看看去！
（一同奔下）

〔舞台上咸亨酒店隐去。

〔舞台另一边现出赵府大门。

〔大门洞开。赵司晨正在门口挑起竹竿放鞭炮，脖子伸得特别长。好几位衣冠齐楚绅士模样的人物正走进大门，赵司晨一边点头哈腰表示欢迎。未庄上的闲人如王胡、小D、看土谷祠的老头子等人围在门外张望。一群孩子在抢地上未燃的鞭炮，大声欢叫着。

〔阿Q从酒店那边跑来，嘻开大嘴，高兴万分。红鼻子老拱和蓝皮阿五接着也跑来，向门里张望。

阿 Q （看看众人，昂然向大门走去，对赵司晨点点头）二哥！

赵司晨 （用竹竿拦阻阿Q）干吗？

阿 Q 赵大爷中了，我来道喜！

赵司晨 （讥笑）你？去去去！

阿 Q （理直气壮）你是赵太爷本家，我也是本家！

赵司晨 你不配！（用竹竿将阿Q推回人群）

〔众人哄笑。

老 拱 （大笑）我说嘛，你也配姓赵？（顺手推阿Q一掌）

阿 Q 我真姓赵嘛！排起班辈来，比秀才老爷还长三辈哩！

阿 五 (微笑着)出五服了没有?

阿 Q (不懂)横竖我比秀才老爷长三辈!

〔于是围观的人将阿Q团团围住,问长问短。

赵司晨 (在人圈外听听,便驱逐众人)散了!散了!一边去!

〔众人让到一边去。

〔大门里有几位贺客退出来,赵太爷和赵秀才都冠带齐全地恭送出大门。赵白眼端着水烟袋,地保夹着锣,跟在屁股后边出来。

众贺客 留步!留步!——赵太爷请留步!秀才公请留步!

赵太爷 不送!不送!谢谢诸位!

〔贺客去。赵太爷父子昂然环顾。

赵白眼 (连忙装好水烟,吹着纸煤儿,送到赵太爷嘴边)请!

赵司晨 (乘机向赵太爷耳边低语)……

赵太爷 (勃然大怒)胡说!把他叫来!

地 保 (对赵太爷躬腰)喳!(冲进人群,叫喊)阿Q!太爷叫你!

〔阿Q欣然推开人群,整整衣衫,走向大门口。

阿 Q (满面笑容,拱起双手连连躬身作揖)恭喜太爷!恭喜太爷!

赵太爷 (一声怒吼)浑账!你在这儿胡说什么?

阿 Q (如梦方醒,收了笑容,声音微颤,双膝略屈,似乎是行礼)太……爷,我……

赵太爷 (抢前一步)你是我本家么?

〔赵白眼慌忙接过水烟袋。

阿 Q (不敢回答)……

赵太爷 (更逼进一步)你说? 你姓赵么? (挥起右掌,对准阿 Q 左颊打了一巴掌)你配姓赵? (又对他右颊再搥一巴掌)你敢姓赵?

阿 Q (只有连连后退)……

赵秀才 父亲大人息怒。今天是孩儿大喜日子,犯不着跟这畜生生气! (转对阿 Q)滚!

赵白眼 滚! 滚! 滚! (一边又吹着纸煤儿向赵太爷送上水烟袋)

[赵太爷父子及赵白眼 都返身进去。赵司晨忙闭上大门。

阿 Q (捂着被打的双颊,正想走开)……

地保 (挺直了腰,绷紧了脸,喝声)站住!

[有几个观望的闲人散去了,有几个又围拢来。

阿 Q (苦苦地望着地保)……

地保 (伸出手来)拿来!

阿 Q (以为又要挨打,躲开)什么?

地保 当地保的靠什么吃饭? ——酒钱! 老规矩,二百文!

阿 Q (从腰里掏了一把铜元放在地保手里)……

地保 (掂掂手,收下孝敬)妈妈的,什么姓不好姓,偏要姓赵! 从今后,姓猫姓狗随你便,就不许姓赵了! 听见吗! (下)

老拱 我早知道你不会姓赵嘛! 找打! 哈哈!

阿 五 (拖红鼻子老拱)走走走,还是喝酒去! (同下)

小 D (走向阿Q)阿Q哥,你真的……?

王 胡 小D! 走吧! 有赵太爷在这里,也不该胡说! (拖小D同下)

老头子 (叹口气)唉,这话也很难说啊! 阿Q,回去吧!

[阿Q没吭声。看土谷祠的老头子摇摇头走了。闲人也都散尽了。阿Q摸摸双颊,顺墙根蹲下来。

阿 Q (四顾无人)妈妈的! 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: 儿子打老子!

[原著者的解说词:“因此,阿Q到底姓什么,我还是没把握。好在阿Q的‘阿’字是非常正确的,绝无错误。我还是要为他写篇传记。但难题又来了,传记的名目很多,什么列传、自传、内传、外传、别传、家传、小传……等等,可惜都不合适。没有办法,就从旧小说里那句‘闲话休提,言归正传’的套话里,取出‘正传’两个字来,作为名目,就叫做《阿Q正传》吧。”

[舞台天幕上现出鲁迅的造像和鲁迅手书的四个字:《阿Q正传》。

——幕 闭

第 一 幕

时 间：清宣统三年，春。

地 点：未庄，河边——赵府门前——咸亨酒店——土谷祠内。

〔春天了，未庄上也这里、那里冒出点柳绿桃红的景色来。

〔小D在河边掬水洗脸。阿Q兴匆匆地从远处走来，看见小D，便也走到河边去蹲下洗脸。

〔解说词：“阿Q自从被赵太爷打了嘴巴之后，反倒得意了好几年。因为打人者赵太爷是位名人，因此被打者阿Q也就托庇有了名。于是他就颇受尊敬了。”

小 D 阿Q哥，早呀！

阿 Q （含糊地）唔。（脱下毡帽，慢慢洗脸）

〔解说词：“阿Q没有固定职业，只给人家做短工，舂米便舂米，撑船便撑船，割麦便割麦，博得人们称赞，说‘阿Q真能做！’而且他还进过几回城，见识高；再加他比赵秀才还长三辈，在精神上不把赵家父子放在眼里，几乎是一个‘完人’了。只可

惜……”

阿 Q (对着水中影子发呆,因为阳光正照亮他头顶上的癞疮疤。他于是用手捂住疮疤,便笑了。但手一离开,他又生气了,随手捡起土块,投入水中)你妈妈的!

[解说词:“……他在体质上还有个缺点,头上颇有几处癞疮疤。因而他很忌讳说到‘癞’字。后来,推而广之,连‘光’也忌讳,‘亮’也忌讳,甚至连‘灯’、‘烛’也都忌讳了。”

小 D (看看阿Q,又看看水中倒影,不觉笑了起来)又亮了!

[解说词:“好,这下又犯忌讳了!”

阿 Q (怒目而视)妈妈的! 小D! 你也敢……(跳起身要打小D)

小 D (边逃,边讨饶)阿Q哥,我不敢了!

[阿Q还是抓住了小D,正举手要打,红鼻子老拱走来了。

老 拱 (笑)是保险灯在这儿,怪不得亮起来了!

阿 Q (转对红鼻子老拱)你还不配!

老 拱 慢着!(伸手去摸阿Q头顶)让我看看。

阿 Q (有点胆怯,挡开对方的手)别开玩笑!

老 拱 (生气了)你跟我动手?(顺手抓住阿Q的细辫子)

[阿Q伸手去抓对方辫子,但又被红鼻子老拱接着,就势一扭,让阿Q扭转身去。

〔蓝皮阿五又来了。〕

阿 五 （高叫）碰头！碰头！

老 拱 （将阿Q推到柳树前，连碰了五个头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！

阿 五 （大笑）保险灯撞破啦！走吧，喝酒去！（拖红鼻子老拱同下）

〔小D在鏖战时已躲到树后去。阿Q则对去者怒目而视。〕

〔解说词：“你以为阿Q被打败了么？没有！”〕

阿 Q （戴上毡帽）妈妈的！如今世界不象话：儿子打老子！（更大声叫）儿子！大儿子！

小 D （伸出头来笑道）阿Q哥，你真有办法！（说罢，一溜烟逃去了）

〔阿Q得意地大踏步走去。〕

〔解说词：“阿Q便用这样的精神胜利法，转败为胜了！”〕

〔舞台上河边隐去。〕

〔舞台上现出赵府大门。〕

〔王胡正倚墙向太阳。〕

〔小D跑上来，笑不可仰，一见王胡，便挨身坐下去。〕

王 胡 什么事高兴？

小 D （对王胡耳语，又笑）……

〔阿Q又慢慢走来，王胡视若未见。〕